

敦煌壁画中妇女的插梳方式及美学内涵

王义芝

摘要 梳子是中国古代妇女重要装饰品之一,在敦煌壁画中主要以不同的插梳方式来表现,包括在前额上方正中插一把梳或插一对梳;在前额上方与头两侧各插一把梳;在前额上方与两鬓上共插三对梳;在后脑插一把梳或多把梳等。敦煌壁画中的妇女插梳画像提供了重要的古代社会习俗研究资料。

关键词 敦煌; 妇女; 插梳

中图分类号: K8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62(2009)05-0006-05

古代的梳子,既是一种必备的梳理用具,又是古代妇女一种重要的妆饰品。作为人类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综合产物,梳子不仅记录了社会生活状态的变化,同时也记录了人们审美观的变化。

敦煌壁画中的贵妇们不但重视变化发髻的样式,而且还在发髻上装饰各种金银珠宝、翠玉花钿,最常见的是在发髻上插梳子。贵妇讲究的是用金、银、犀、玉、象牙梳子,插入发髻,显露梳背,别有风韵。

梳子在敦煌壁画中主要以不同的插梳方式来表现,其妇女的插梳方式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在前额上方正中插一把梳

这种插法是最简单最实用的插法,可固定额部的头发,又具有装饰作用。初唐第220窟的女供养人、

中唐第159窟西壁佛龕下女供养人及侍从(图一)、中唐159窟《挤奶图》中左下角的妇女、盛唐第130窟《都督夫人太原王氏礼佛图》中的女十三娘都是这种插法。女十三娘头上的梳子比较特殊,整个梳齿和梳背都露在发外,最耀眼的是梳背上镶嵌有四颗宝石,红、绿、蓝,色彩鲜艳,更衬托出女十三娘的雅致和高贵(图二)。

榆林窟中唐第25窟北壁的《老人入墓图》中的三身妇女、盛唐第45窟北壁王后与女眷、晚唐第9窟东壁的女供养人第二、三身,与身后的女侍从以及晚唐第144窟的女供养人、晚唐第12窟嫁娶图中的妇女、晚唐第107窟东壁北侧下部女供养人的发髻上,都能见到这种插法。第107窟中的女供养人为身份低下的婢



图一 中唐第159窟女供养人



图二 盛唐第130窟女十三娘



图三 晚唐第107窟女供养人
(李其琼临)

女的画像(图三),这说明插梳在唐代已经相当普及,不仅表现在贵妇们的发髻上,一般妇人的发髻上也有所表现,正体现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此种插法延续到五代、宋,如五代榆林窟第20窟南壁女供养人、榆林窟第38窟西壁女供养人、宋第76窟北壁女供养人的发髻上都能见到这种插法。

敦煌藏经洞出土绢画中也绘有此插法,如唐代咸通五年(公元864年)《四观音文殊普贤图》中最下方二身女供养人(此画是斯坦因收集的画中年代最早的作品),唐代《佛传》图中释迦降生时摩耶夫人身旁的二侍女头正中均插一黄色梳,颜色看上去还闪闪发光,估计此梳为黄金打造。北宋《报父母恩重经变图》中释迦儿时骑母亲肩上,图中的母亲发髻正中也插一梳。

二、在前额上方正中插一对梳,其中分为两种插法,一种为两梳一上一下梳齿相对而插。

这种插法见于晚唐第144窟东壁女供养人及其身后年长女仆(图四)、晚唐第196窟女供养人的发髻上。

敦煌藏经洞出土唐代绢画《引路菩萨图》(9世纪末)中的贵妇人(亡灵)也是此插法。

其二为两梳一上一下梳背相对而插。这种插法见于初唐第220窟的女供养人(图五)和晚唐第9窟女供养人(贵妇人)的发髻上,头上所插的两把梳子各有十齿(图六)。

三、在前额上方与头两侧各插一梳

这种插法见于盛唐第130窟《都督夫人太原王氏礼佛图》中的都督夫人和女十一娘的头上。都督夫人前额上方为一长柄梳,柄为橘黄色,色彩鲜艳,可能为目前敦煌壁画中唯一的一幅带柄梳。梳背上镶有四颗宝石,颜色为红、绿、蓝。右侧所插梳的形状为无柄。梳背均为半圆形(图七.1)。女十一娘头饰插梳的梳背上镶有六颗宝石。颜色为红、绿、蓝,非常鲜艳(图七.2)。因人物是侧面像,脸部左侧见不到,但推测在左侧也应插有一梳,颜色也应为红、绿、蓝。呈对称式分布。同样呈对称式分布的还见于中唐榆林窟第25窟北壁的《老人入墓图》中的一着蓝色长袍的妇人,头上可见正中有一梳和左侧一梳,推测右侧可能也应插有一梳,但画面上不见插梳的痕迹,不知是由于变色之故还是其它原因(图八)。

晚唐第9窟东壁女供养人中的第一身贵妇



图四 晚唐
第144窟东壁女
供养人
(段文杰临)



图五 初唐
第220窟女供
养人(赵俊荣临)



图六 晚唐
第9窟女供养人
(常沙娜临)



图七.1 盛唐第130窟
都督夫人(段文杰临)



图七.2 盛唐第130窟
女十一娘(段文杰临)



图八 中唐榆林窟第25窟
北壁妇女

的头上,在前额上插一对梳,两梳一上一下相对而插,并在左鬓上插一把似簸箕形的梳,看上去很别致(图九)。

敦煌藏经洞出土绢画中也绘有此插法,如五代天福八年(公元943年)《千手千眼观音菩萨画》中的女供养人也是此插法。梳齿向上插,中间梳最大,两边梳稍小,梳体均为簸箕形。最为特殊的是居中的梳背有一装饰品,造型别致。三梳虽为白色,但从贵妇头上的装饰来看,三梳极有可能是玉制品(图十)。贵妇头顶正中所插的一朵大红鲜花正好把线描的梳子衬托出来了,使人一看便对贵妇产生一种清新脱俗之感。

四、在前额上方与两鬓上共插三对梳,每梳一上一下相对而插。

这种插法见于晚唐第138窟女供养人头饰。其贵妇前额居中一对梳的上梳有十齿,下梳的梳背上还绘有绿色的几何图案,半圆形的梳形正好和贵妇的两鬓发相吻合,使人物脸部看上去更显得饱满和完美(图十一)。

五代第61窟曹氏家族女供养人,其头饰居中一对梳属于平直大梳,下梳的梳背为绿色,在其梳背上有一似云气纹的图案,非常突出。

两边的一对梳相对中间梳要小三分之一左右。居两侧梳的颜色是上梳的梳背为绿色,其余三把梳均为白色。从画面上看颜色分布(排列)为:左上绿左下白,中上白中下绿,右上绿右下白。绿、白色交替并以对称形式出现,给人以清新脱俗之感。有专家认为绿、白色很可能是以珍珠和翠玉制作的(图十二)。

五代第98窟东壁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家族的女眷头戴凤冠、花钗冠和白角冠,她们均头饰三对梳,有的梳背上有三瓣小花的图案,有的梳背上有似云气纹的图案。颜色有蓝、白、土黄(图十三)。整幅画看上去富丽堂皇,一望便知是豪门贵族。

同样的插法还见于五代至宋初榆林窟第19窟甬道的凉国夫人翟氏、莫高窟第427窟甬道的凉国夫人、



图九 晚唐第9窟东壁女供
养人(史苇湘临)



图十 五代绢画女供养人

第 454 窟南壁节度使曹延恭夫人、第 108 窟东壁的二贵妇以及宋代第 256 窟东壁、第 192 窟东壁和第 175 窟的女供养人头上均插有三对梳。

敦煌藏经洞出土绢画中也有此插法，如五代至北宋时期（10 世纪中期~末期）《法华经普门品变相图》下方女供养人发髻上插三对梳，梳背为红色。北宋太平兴国八年（公元 983 年）《地藏菩萨画》下的女供养人，主人与侍从均是此种插法（三对梳）。唯一区别的是主人头上的梳是彩色的，而三位侍从的梳均为线描（黑白），画的也比较简单。主人头上梳的颜色，按画面从左到右的顺序依次为：上白下绿，上绿下白，上白下绿。同样的画面还见于五代（10 世纪）《观音曼荼罗画》最下方的女供养人（贵妇）的头饰。北宋太平兴国八年（公元 983 年）铭《观世音菩萨像》画面下部的六身贵妇也均插三对梳，梳背是红色和蓝色。《父母恩重经变相图》（10 世纪末）下方的女供养人也头插三对白描梳。

五、在后脑插一把梳

这种插法见于中唐第 468 窟西壁龕下北侧的女供养人（图十四），还见于中唐榆林窟第 25 窟北壁的三少女，她们头梳中唐流行的抛家髻，两侧鬓发抱面，发髻上插绿花钗，在第一身与第三身少女的后脑还依稀能看见插有一梳的痕迹（图十五）。

敦煌藏经洞出土绢画也有此插法，如唐代《引路菩萨图》（9 世纪末）中的贵妇人（亡灵）也是此种插法，在她左脑侧后能见到一红色梳背。五代《引路菩萨图》（10 世纪初）中的贵妇人（亡灵）也正是此种插法，小小的一把梳更衬托她的宁静和恬美（图十六）。

从藏经洞出土绢画中也可看出，去世的人都要把梳子作为一种心爱之物带走，由此可见梳子对人的重要性，亦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

六、在后脑插多把梳

这种插法见于中唐榆林窟第 25 窟北壁三少女中的一人，从她的后脑上还依稀能看见左侧和中间的位置插有两梳的痕迹



图十一 晚唐第 138 窟女供养人（李其琼临）



图十二 五代第 61 窟
曹氏家族女供养人



图十四 中唐第 468 窟
西壁龕下北侧的女供养人
（李之檀临）



图十三 五代第 98 窟东壁贵妇（范文藻摹）



图十五 中唐榆林窟第25窟北壁三少女



图十六 五代绢画 亡灵



图十七 中唐榆林窟第25窟北壁中部少女

迹,颜色为黑色,可能是变色之故。画面上因见不到头部右侧,但估计右侧可能也插有一把梳。这正是所谓“蛮鬟椎髻”,而满头施小梳,也是中晚唐最流行的时髦装饰(图十七)。

敦煌壁画中所绘妇女的插梳方式,正如唐人王建《宫词》中的“玉蝉金雀三层插,翠髻高耸绿鬟虚;舞处春风吹落地,归来别赐一头梳”之语,温庭筠《菩萨蛮》中的“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元稹《梦游春七十韵》中的“丛梳百叶髻,金蹙重台展”及《恨妆成》中的“满头行小梳,当面施圆靥”之语,白居易《琵琶行》“钿头云篦击节碎”,温庭筠《游庐寺》“宝梳金钿筐”等等,都是针对当时妇女发间的插梳篦而咏。

可以看到,五代时期敦煌妇女插梳子的方式,在唐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时代特点。在敦煌壁画中反映得比较具体:一般在冠的两侧装有饰物,以掩住双耳及髻发,其长度大多及颈,也有下垂至肩的。在冠的顶部,往往饰有金色朱雀,四周则插以簪钗。梳子的安插部位,通常在额的顶部,少则四把,多则六把,插时上下两齿相合,左右对称。

而妇女头饰最具特色的是冠梳,所谓冠梳,是北宋时期妇女发髻上最有特点的一种装饰。一般用漆纱、金银及珠玉等制成两鬓垂肩式高冠,然后在冠上插以数把长梳。这种妆饰初见于宫中,后普及于民间,并成为妇女的一种礼冠。

从文献上也可以看到,宋代妇女崇尚插梳,几乎达到如醉如痴的程度。据陆游《入蜀记》记载,西南一带的妇女,“未嫁者率为同心髻,高二尺,插银钗至六只,后插大象牙梳,如手大”。据《东京梦华录》、《燕翼贻谋录》等书记载,北宋时期的京都妇女,以漆纱及金银珠翠等制成发冠,冠上插白角梳,梳大逾尺。由于梳子过长,左右两侧插得又多,所以在上轿进门时,只能侧首而入,以致引起朝廷的注意。皇祐元年,宋仁宗下令改制,《燕翼贻谋录》记:“皇祐元年十月,诏禁中外不得以角为冠,梳冠广不得过一尺,梳长不得过四寸。”这样,冠梳的情况才有所收敛。但仁宗一死,“侈靡之风盛行……梳不特白角,又易以象牙、玳瑁等”。直到南宋,妇女插梳的现象仍十分普遍。

随着时代的发展,今天很难见到妇女插梳的头饰,而敦煌壁画中妇女崇尚插梳的风气则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历史,尤其是她们插梳的方式为我们今天探讨古时人们的妆饰和民俗礼仪等,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